

看电影

《武汉日夜》：为你，我要过得更好！

由曹金玲执导的国内首部战“疫”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公映后48小时即有36万人次观影，其首周票房便突破2000万，而影片的口碑在豆瓣网、猫眼电影等多个平台也获得了高分。

《武汉日夜》真实记录了2020年年初武汉所发生的点点滴滴，那些取材于疫情期间发生在武汉的真实事件，充满了温情和力量。

制片人李玮说，这部95分钟的电影是从当地30名摄影师拍摄的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剪辑而来。而在这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最触动主创们的是“这些人都很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导演曹金玲感叹：“这部影片想要讲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英雄，都是平凡人挺身而出。中国人有一种很好的品质，就是守望相助。”

■ 姚鹏

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武汉日夜》。独自在黑暗中看着银幕上的生生死死，仿佛又回到了封城时经历过的那些难眠的夜晚。无边的寂静中，命运在漫不经心地掷着骰子，未被掷中的幸运者们得以保有明天的阳光，被掷中的，则在春天到来前离去。

面对武汉抗疫这样的宏大主题，《武汉日夜》并没有采取纪录片惯用的叙事手法，甚至没有铺垫，没有旁白，直接切入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唯一的时间线就是昼夜的轮替，这昼夜轮替又将所有的故事切成一块块碎片，乍看起来层次模糊，难分主次。然而，这种混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疫情期间武汉每个昼夜的真实再现——一个个体日夜轮替，一幕幕悲欢交集，在当时当地，在这突如其来灾难之中，亲历者从个体角度所得到的感受往往就是这样的混沌一片。

《武汉日夜》其实还没有涉及武汉封城之初的那种状态——医疗体系被击穿，出城的道路被关闭，网上是铺天盖地的对疫情可怕程度的渲染。如果说这些事情还可以无视，对自己和家人的担忧则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封城之前，没有人做过防护，每个人理论上都是密接者，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但比自己染病更可怕的是眼睁睁看着失去最爱的人却无能为力。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面对着一夜之间失去一切的可能，未来



的一切都成为未知，那种凝视深渊的感受，除非亲身经历，大概很难理解。

疫情的残酷是任何讲述武汉抗疫的影片都必须面对的话题，《武汉日夜》没有例外。在工作时失去父亲的护士长，自己染病后又接连失去三位亲中的中年人……沉痛的一幕一幕，即使亲历了封城全过程的人，看后也会心如刀绞。

面对生死考验，武汉人当时的真实心态，武汉人自己也很少去谈及。人们常常谈论共情，但人与人之间其实很难做到真正共情，即使同一时间身处同一地点，感受也会因经历的不同而迥异。不仅不在武汉的人与在武汉的人之间很难共情，即使当时同在武汉，家中平安无事的和遭遇过不测的也很难共情。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出

事，整个家庭的天就塌了，那样的感受是无法想象的。面对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大石，你只能用不去想来对抗未知，事后也不去回忆。《武汉日夜》用不加掩饰的手法重新撕开这道伤口，虽然令人压抑，但却是还原那些日夜的必须。

但《武汉日夜》决不是只为表达压抑和悲伤，积极的能量正隐藏在这一幕幕悲欢离合中。

加缪曾写道，要了解一座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武汉日夜》就打开了这样一扇洞窥武汉人当时生活的窗口。担心感染家人而睡在车里的医生夫妇；为保留逝者最后的尊严每家每户送遗物的医生；因在生死考验中见证彼此人品而“闪婚”的车队志愿者；住院时还在帮社区买菜，遭遇不幸后又毅然捐出父亲遗体的普通人……

在《武汉日夜》中，千千万万普通人是背景，更是主演。一千万武汉人并不只是被救者，他们首先是与命运殊死搏斗的战士，即使是在病床上的人，也在默默地用自己的身体与意志进行着抗争，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或许没有那么慷慨激昂，却汇成了气势恢宏的合唱。而更加震撼人心的是，在那样的黯淡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仍未被放弃，即使每天都在面对伤痛甚至死亡，人们依然在用力活着，用力去爱，这大概正是《武汉日夜》通过寻常故事讲述武汉战“疫”的意图所在。

正如两个孙子的录音一直陪伴着昏迷中的爷爷，正如疫情最严峻时刻新生命的一声声啼哭，正如片尾那些重新挂上枝头的鲜花，即使命运严酷，但温暖的光总能穿透黑夜。正因为此，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更爱这座城市，更爱彼此。正因为此，我们会像影片主题歌所唱的那样去面对今后的生活——为你，我要过得更好。许多年以后，人们在回忆当年奋战情形的同时，也一定会记得那份从未放弃的温情。

作为一个武汉人，要向《武汉日夜》的主创团队，向那30多位在抗疫一线坚守了几个月的摄影师致敬。在封城的76个日夜里，发生在武汉的是震撼人心的历史，而不只是创作的题材，而且，1000万武汉人当时的故事已经充满了悬念，并无必要再进行人为的拔高和修饰，《武汉日夜》团队进行的忠实记录，是配得上武汉人用性命写下的脚本的。我想，作为武汉战“疫”的一份珍贵记忆，《武汉日夜》一定会和这段历史一起，永远留存于时间的长河中。

荧屏亮点

《山海情》：解答“未来几时来”

■ 范晨晨

扶贫，表面看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实际上是在回答后人，根该向何处扎，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重新定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期待。《山海情》的温度便体现在对这个艰难过程的关怀。



刚刚完结不久的《山海情》无疑是2021年来热度最高的国剧之一，开播不久就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好评，而全流量明星参与的主旋律剧也赢得年轻观众的如此共情。

《山海情》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响应国家扶贫政策，从深山搬迁至戈壁滩，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建立新家园的故事。这部剧受欢迎的原因很多：叙事紧凑，不蔓不枝，23集涵盖了易地搬迁、东西帮扶、教育扶贫、劳动力输出扶贫等几乎所有扶贫形式；刻画真实，没有把脱贫图解为“神笔马良”式的奇迹；演技过关，演员“像从土里长出来”，一头扎在鲜活的角色生命里。

而在我看来，《山海情》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土”，也不单在于“真”，而在于它的思考纵深与人文关怀。《山海情》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追问扶贫中种种矛盾的复杂性，启发着观众对于国家政策与基层工作、理想主义与人性本能、乡土中国与现代文明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山海情》从1991年“吊庄移民”开篇，一开场就是画面感极强的矛盾冲突：干沟乡涌泉村的七户人家，移民到玉泉营后，看到艰苦的环境又反悔，跑回了家乡。为了不让这七个逃跑户动摇其他移民，扶贫办主任张树成和刚参加工作的马德福到村里劝说这七户人。劝返工作困难重重，七户人油盐不进。

涌泉村的“吊庄”起于20世纪80年代

的扶贫计划。1982年，我国决定实施“三西”（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河西走廊）扶贫开发计划，针对环境过于恶劣的地区实施整体搬迁。西海固地处黄土高原，用剧中角色李水花的话说，这里连仅有的水都是苦的。

故乡苦瘠至此，村民为什么还抗拒吊庄？他们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却又无比真实：未建设的玉泉营是一片戈壁，当时的生存条件依然恶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

戈壁滩当时的状况看起来与“好日子”一词八杆子打不着，一切都需要移民们从零开始建设。

不理解、不接受的阻力如何经年累月，变成村民脱贫的内在动力，恰是《山海情》的着力点。劝返逃跑户，靠的是支书马喊水和老支书的带头移民；种植双孢菇，则源于先行者马得宝的盈利；而随著扶贫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有脱贫自觉和判断力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再被动跟风、等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而是尝试主动去解答“未来什么时候来”，自己动手去创造“眼见为实”。

《山海情》的片名，即是指在东西对口帮扶政策下，宁夏西海固（山）与福建（海）结下的情谊。因此，空间的交汇挪移，是这部剧的主干叙事框架。其实，山与海的遭遇本质上是乡土社会与现代思维的碰撞，剧本并未把故事仅仅停留在“海”帮扶“山”的表层，而是将这场遭遇中的有趣冲突呈现出来，从空间迁徙指向文化裂变。

福建来的挂职县长陈金山来到西海固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震惊。他坐火车时遇到扒手，乡镇派出所将几个扒手警告一番便放人了，陈金山感到极度愤怒，他不能理解触犯法律者为何不受惩罚；“他们是贼啊，他们违法啊！你们就这样口头教育一下就放掉？”然而，面对他的质问，马得福向陈金山描述了这里生活的艰难：陈金山所说的贼，多数都是些实在吃不上饭，稀里糊涂被人利用的移民。自此，陈金山开始理解这方水土，以及这里基层干部的不易。在挂职的两年里，他始终尊重当地农民的思维和诉求，用他们听得懂的话传递政策，也在一次次扶贫实践中培育着农民们的契约精神和探索新事物的勇气。

如果说陈金山、凌教授等人代表着“海”的理解，那么金滩村村民在走出大山，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度产生过“山”的迷茫，也传递出一种“山”的坚持。在对口劳务输出的项目中，到福建打工的宁夏女工们每一天都感受着生活方式的强

烈反差，感受着“洋气”对“土气”的刺激。她们渴望模仿城里人的打扮，对原本的身份既眷恋又拒斥。白麦苗则在文化适应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认同。麦苗不愿选择“改头换面”，而是通过努力严谨的工作，打消了本地女工对她们

的偏见，帮助同乡姐妹建立起文化自信。

山与海的情谊不是“海”居于上位，同化与施舍“山”，而在于唤起山里人对于摆脱贫困，获得自由发展的主动追寻。李水花与凌教授的研究生小许在菇棚里的一段对话，是对这种追寻的最好注解：“我想让女儿，以后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读书，好好恋爱，随她自己的心意。”

代际间的纵向传承同样是西海固村民绕不开的情结。不愿走出去，这几乎是所有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共同困境。进入21世纪，闽宁镇的建设已经颇见成效，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今非昔比。此时，整村搬迁政策又在涌泉村激起了轩然大波。

村民们一时难以接受整村搬迁，在动员会上直接破口大骂马得福父子。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迁村似乎意味着断根。而整村搬迁实际上成了一场精神的跋涉与较量，马得花的一句“你们成天说先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后人？”使全村人陷入了深思。

老一辈开始意识到向下传递与向上继承同样重要，传承不等于拒绝改变，也不等于将后辈的命运锁死在深山当中。最终，涌泉村顺利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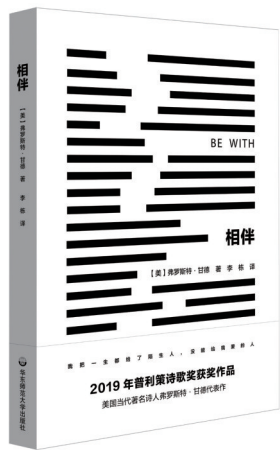
剧里的很多细节体现着涌泉村的“后人”虽生在贫瘠中，却不断生长的精神之根——得宝对来吊庄的麦苗说：“人想哪样，就能哪样。”坚强的水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在任何境况中保持着生活的热情：“日子总要过去，还要越过越好”。

扶贫表面看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实际上是在回答后人，根该向何处扎，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重新定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期待。

《山海情》的温度便体现在对这个艰难过程的关怀。事实上，整部剧在处理所有矛盾时，从不站在理性的高地上，将村民的怨气评判为愚昧短视，将干部的政绩冲动冠以“急功近利”。相反，《山海情》尊重农民“眼见为实”的需要，正视他们安土重迁的执着，也包容着干部推行政策时可能的试错之路。

归根结底，脱贫的主体是人，讲好脱贫故事，需要耐下性子，审视脱贫实践中，人的困顿、诉求与情感；也正因脱贫的主体是人，故事也就不能止步于扶贫本身，而应将思考延展至社会治理与人民幸福的长久路径，通往即将到来的未来。

新书架



《相伴》

[美] 弗罗斯特·甘德 著 李栋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相伴》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2019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弗罗斯特·甘德的代表诗集。他在诗作中悼念曾经相濡以沫的亡妻，记录陪伴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的日子，真挚感人。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完全摆脱悲伤，而是潜入了一种在轻与重之间浮动、痛苦而又受到层层净化的美。正如他在诗中所言：我把一生都给了陌生

人，没能给我爱的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主任查尔斯·阿尔铁里教授为《相伴》的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读，在文章中，他写道：“《相伴》这个标题出色地阐释了诗歌如何能够提供与别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邀请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对甘德一书尤为合适，因为他需要通过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来建立与世界的关系，并以此来弥补失去他深爱的妻子C. D. 莱特的痛苦……它已超越了一个极度真挚、聪颖的人是如何处理失去爱人的痛苦而又不放弃爱的方式。”



《他和她的城》

缪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职场如战场，要妆容精致，斗志昂扬；爱情须尽欢，要满怀赤诚，热情交往。”

江悦像个能量爆棚的小太阳，日子永远过得热气腾腾，22岁时，徐冬冬第一次走进江悦的生命中，始终针锋相对；32岁时，江悦经历了恋爱、结婚、离婚，在人生的路口彷徨过、颓废过，又重新振作，恍然回头，才发现当初的少年，已成青年才俊。时光带走了两个人往日的模样，带不走的，是最初的怦然心动。

本书是缪娟继《翻译官》后又一部高口碑力作，是一部独立女性的成长史，让人忍不住跟着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同感受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作者缪娟，文笔精熟，独具风格，著有小说《翻译官》《捐客》《我的波塞冬》《丹尼海格》《智斗》等等，多部作品都被改编为热播影视剧。



《金枝玉叶》

余耕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本书是《我是余欢水》作者余耕的最新作品，被评价为新女性版《平凡的世界》。小说以姐妹两人的成长经历带出三代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与变迁。在余耕笔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凡夫俗子，他们为理想，为情怀，为生存，为赎罪，也为活着，虽然存在的方式不同，却在人生舞台以不同的角度表现着真实的人性。

《金枝玉叶》真实地反映出小人物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彷徨、挣扎、奋斗和成功。余耕最初的动机是探索并记录一百年来中国女性的抗争与坚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枝玉叶》是一部更为接近现实主义纯文学风格的作品。

(端木紫)